



少男少女们

叶孝慎

花山文艺出版社

少男少女们

叶孝慎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八十年代中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

作者以查找被偷的初二(5)班《青年报》订购费和班主任钟美雯的先进事迹陈列材料为线索,展开了一系列丰富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校长,新一代教育园丁盛励、钟美雯,聪明纯真的学生刘琉、高伟义,误入歧途的学生伊莲莲等艺术形象,发出了教育改革的呼声。

小说立意新颖,大胆尖锐,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特别适合广大青年阅读。

少 男 少 女 们

叶 孝 慎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南宫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9.25印张 2插图 194,000字
印数:1—47,2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286·187 定价:1.10元

序

峻 青

我跟孝慎同志认识已经好几年了。原先，一直知道这位年轻的文学同人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在文艺理论上很有造诣，读过他的几篇理论文章，感到观点新颖大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就是不知道他还能写小说。

记得我第一次读他的小说是在前年十月，那是个叫做《夏花秋叶》的中篇。

当时，我正在青岛，在渤海之滨的海防线上。我一口气把《夏花秋叶》读完了，掩卷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给他写信。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时虽然身置于波涛汹涌的北国海域，却仿佛到了作品中所描绘的亚热带的祖国南疆，仿佛走进了那浓荫蔽天的密林之中。我嗅到了随风飘荡的战场硝烟，嗅到了深林丛山中那陈年腐叶的刺鼻气味；我似乎听到了头上浓枝密叶在山风中。飒飒声响，我好象就在那地处敌后的崇山峻岭之中，林中的荒径上密布着地雷，时明时暗的探照灯光摇曳不定，小径峡道里危机四起，突然响起冲锋枪那急短快速的哒哒声……

我激动了。

我在信中写道：“我感谢你给我们写出了这么一篇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的作品，塑造出这样栩栩如生闪光生辉的英雄人物……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七十年代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我们这新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情操和精神风貌。”

我写道：“孝慎，在文学创作上，你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我希望你在今后，做出更大的成绩，迈出更大的步伐。为我们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我们这可爱的一代青年，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另外两个具有一定力度的中篇《月光下，一支莹白的歌》和《金色的不全是梦》即将发表；更不知道，他已经在为一个长篇小说的创作做最后的准备。

去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他兴致勃勃地到我家来玩，说起他自己在师院毕业前到一所上海市重点中学实习时所遇的许多人和许多事，并对这些人和这些事加以解剖，提出了许多思索后的观点。我觉得他的这些观点提得很好、很有意义。孝慎讲得很眉飞色舞，我也听得津津有味。于是，我怂恿他把这些写出来。从中央到地方不乏有识之士，都在大声呼吁教育改革，以迎接新的产业革命的挑战，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和事，若是能及时而生动地写出来，不正是一篇切中时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好作品吗？孝慎扶了扶眼镜，笑了。他说，他正在写，已经完成了一半。我催他拿来看，他第二天就送来了好几章，约十来万字。这以后，我破天荒地变成了连载小说的热心读者。他不断地送

来，我不断地读。越往下读，我越觉得字里行间，洋溢着虎虎生气。小说中的人物在我眼前一个个活了。我们中间有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老校长；有新一代的教育园丁盛励、钟美雯；还有一大批学生，包括个性倔强、聪明文静的刘琉；善于独立思考的周永年；多愁善感、过早承受人间艰辛的何淑嫻；质朴忠厚的高伟义和单纯天真、误入歧途的伊莲莲……我从作品的人物中感应到了时代炽热的气息。从他们的迷惘，从他们燃烧的热情中，我感受到了中华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愈来愈强壮的青春脉搏……

我又一次激动了。

孝慎每次送来稿子，总是真挚诚恳地征询我的意见。我也是老规矩，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春节后不久，孝慎呕心沥血，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少男少女们》终于脱稿了。他写完了，我也读完了。他捧着厚厚的一叠稿子坐在我面前，要我总的再提些意见。我只讲了一句话：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早一点同广大的读者见面，首先是尽快同作者那么热爱的少男少女们见面。

现在，这部书出版了。在作者那么热爱的少男少女们都可以读到这部书的时候，我拉拉扯扯地信手写下了上面这些文字，实在谈不上什么作序，只能说是第一个读者的几句心里话。我祝贺孝慎同志在文学创作这条艰难崎岖的小道上留下了新的足迹。我也真挚地希望这位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为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为我们可爱的新一代青年，继续献出他那颗赤子之心和一腔燃烧的热情。

一九八五年元月

献给

我的少年朋友们

目 录

- 1 母校，我回来了…………… (1)
- 2 在校史陈列室里…………… (13)
- 3 她跟福尔摩斯和波洛一样聪明
…………… (24)
- 4 我也算一个，好吗…………… (46)
- 5 得意门生…………… (59)
- 6 友谊的种子播进了两颗幼稚的
心田…………… (76)
- 7 面对一个变小了的世界…… (98)
- 8 影星梦…………… (113)
- 9 何淑娴失踪了…………… (128)
- 10 再没有一条小路，能让我悄
悄地走近你吗，妈妈…… (146)
- 11 一笔谈崩了的交易…………… (166)
- 12 他们从来没有比重逢时离得更
远…………… (182)

- 13 老校长的心..... (203)
- 14 第一个十四岁的“寿星”
..... (224)
- 15 不受欢迎却又赖着不走的人
..... (241)
- 16 在悬崖上..... (254)
- 17 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
..... (276)

一 母校，我回来了

远远看到高大的水泥拱门，看到镶嵌在水泥拱门上的大电钟和“雁北中学”四个汉隶铜字，盛励就激动得差点从心底里喊出：

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是的，这个雁北中学的老校友回来了，回到母校的怀抱里来了，带着缅怀，带着记忆，甜的，苦的，什么都有。

记忆真是神奇啊！

少说也有十六、七年了吧？十六、七个地球的公转可不轻松。十六、七年前栽下的小树，今天早已是浓荫参天、八面招风。十六、七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孩，今天也该在紧贴心窝的口袋里揣着端正地填着自己姓名的选民证，庄严地走进选场，第一次把自己的意志和共和国公民的神圣权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唯独记忆依然新鲜。时光只能尘封它，却不能磨灭它。不要说一个十六、七年，就是十个、百个十六、七年，任何有形无形、任何用文字记录、思维贮藏乃至电脑保

存的记忆都不会改变。人们只能不断地修正自己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却不能改变它的本质，绝不能把它本来的面貌随意地改变成这个或那个样子。

盛励记忆中的自己正在同一条路上走着，只是个子要矮多了，不过一米五十光景，有点胖，两只刚刚开始近视的眼睛微微眯起，有点兴奋、有点好奇、有点迷惘、还有点羞涩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十四岁的盛励还不曾来过这一带。要不是因为考上“雁北”这所市重点中学，眼下也还不会到这条开阔、洁净、人迹稀少、街沿上并排竖着“严禁货车通行”、“严禁自行车停放”和“严禁鸣笛”的牌子的马路上来。他出生在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里。他家的周围大多是低矮的住房、狭窄的弄堂和坑坑洼洼的路面。在公用供水站的嘈杂、终日缭绕不散的煤烟和粗俗不堪的脏话一下子全都消失了之后，他反而感到不真实，不真实得可怕。

在这条通往雁北中学的路上，一扇漆成墨绿色的大铁门在他的身旁几乎没有什么声响地打开了。他看到门内是一条用五彩石子拼出许多很好看图案的小径，小径上支着葡萄架，葡萄还不很熟，一嘟噜一嘟噜地挂着，青青的，看着牙根就发酸，酸得凉丝丝的。小径两旁是齐整的塔松，一直排进去，几乎把小径尽头那栋黄白相间的哥特式小洋楼都遮住了大半。可正是这半遮半掩，若隐若现，使得对于美术并非完全无知的盛励觉得更雅致，更添了几分诗意。

他正想以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有的阅历猜度这里面可能住着什么样的人物，一辆大红的轻便摩托突然地冲出了铁门，突突突地吼叫着，空气中顿时充满了刺鼻的汽油味和橡胶轮子与沥青路面急剧摩擦的吱吱声。盛励一见不好，忙不

迭地跳开，挎在右肩上的书包带还是给车把挂住了。只听一声撕裂，背带断了，书包掉了，稀哩哗啦地，文具课本散了一地。

“哎呀，真糟糕！”

摩托嘎地刹住了。摩托车手一边轻盈地跳下坐垫，一边把软边的帆布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用手背擦起前额的热汗来。

怎么，是个女的？盛励傻眼了。

摩托车手不仅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个跟盛励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只见她身穿一件浅蓝碎花的泡泡纱连衣裙，胸前结着两只色彩明丽的绸蝴蝶，脚上是一双半高跟的绛红色牛皮凉鞋；再加上清秀的眉眼间透出机灵，嫣红的小嘴含着微笑，整个形象让人一看就觉得精神、清新、生气勃勃。

“哪儿撞痛啦？快让我看看！”

女孩子一边说一边就想来拉盛励的手，吓得他直往后退。可别把他当成小封建。打从入少先队就连任大队委员的盛励从来是不分男女生的。不仅不分，而且主动配合老师做工作。女卫生员点砂眼药水，小调皮们你推我揉，谁也不肯上前。好吧，那就看盛励的。他规规矩矩地闭上了眼睛，只是眼皮直哆嗦。结果，哆嗦的眼皮加上女卫生员那双哆嗦的手（见鬼！她为什么也哆嗦），半瓶眼药水都顺着睫毛滚上面颊，又顺着面颊一直流进半张半合的领子里，把汗衫背心都浸湿了，贴在光溜溜的背脊上真不是味。

“你躲什么呀？我又不是四脚夜叉八爪蛇，不吃人。”

“我……我才不躲呢。”盛励经过的大场面还少？谁见他在千儿八百人的大会上讲话疙楞过？可眼下他就是气粗脸

红，要说个囫圇的词都觉着上天入地一样的难，“我是说，你没有……不，不，你的车没有撞上我，我……我哪儿也……也不痛……”

“没撞上就好，那书包……”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旧的，补一下就行。”

“那好，让李妈帮你补。”

“李妈？”

“对。咱们先把铅笔什么的收拾起来。”

两人佝下身子，很快就把散落一地的文具课本都拣起来了。然后，不由盛励分说，女孩子一手扶车，一手拉着他的胳膊，走进了大铁门。

进了铁门，盛励才发觉，他刚刚匆匆看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更多更美的景致他还不曾发现。在铁门左侧围墙的角落里有一座大假山，花草簇拥，怪石嶙峋。山前挂着银链也似的瀑布，铮铮琮琮的，在瀑布下的一个大喷水池里溅起无数水花。这些水花让金灿灿的阳光一照，一颗颗晶莹剔透，真象宝石，真象珍珠。喷水池的四周是四个用大理石雕刻成的小天使，天真，可爱，形态各异，远远看去，似乎都在扑闪着那对长在背上的小翅膀，马上就要飞去。池的正中亭亭玉立着一尊希腊浴女的雕像，神情慵倦，一汪清泉就从她高举的双臂间喷出，伞状泻下的水帘和瀑布又交相辉映，折射着盛夏的骄阳，喷吐出一道小小的七彩虹桥。

整个右院是片茵茵的草地，草地的旁边有一排玻璃房子。盛励看到房子里有一排排木架，木架上大多是一些用造型相当雅致的瓷瓶和紫砂盆盛装起来的奇花异卉。整块草地用一米多高的栏杆围起，只有北边开了一扇小门。女孩子说

她喜欢气象，这就是她的观测场。她取下小门上的搭钩，请盛励进去参观。看来一切很正规。所有的仪器按照高低顺序从北向南分两排依次安置着。东边竖着风向标和风速器，还安置着雨量筒和蒸发器。西边挖了一条深沟，沟里覆盖着疏松的土。女孩子说，土下埋着一排地温表。两人边说边看，一直走到了百叶箱前。这个观测场里的主建筑座落在草地东北角上，是个用一条条薄木板做成的白箱子，安放在齐胸高的木架上。朝北的一面是门，拉开门，盛励看到里面有两排表架，表架上都是测量空气温度和湿度用的仪器。女孩子从表架的东、西两边分别拿起两支在透明的玻璃上刻着许多度数的表给盛励看，告诉他，东边的那支叫干球温度表，西边的那支叫湿球温度表。她每天就是通过对这两支表的观察和比较，来计算温差，从而报告空气的湿度。如果要想预报一天中气温变化的情况，那得看另外两支表，它们也分别安置在东、西两边，只是低一层表架。“噢，就是这两支，一支叫最高温度表，一支叫最低温度表……”

女孩子头头是道地说个不停，还殷勤地一样一样拿出来，教盛励看。不知不觉地，他就少了拘束，也少了陌生感。

女孩子最后让盛励看她的观测日记。她的字不怎么好，却很端正，整整齐齐的，一点橡皮擦过的痕迹也没有。她说，打从爸爸拗不过她的爱好，请内行的朋友帮忙把原先的网球场改建成眼下这个小小的观测场后，她就一天发三回天气预报，从来没有间断过。全家人都得按她的预报办事。她说高温，谁也不准不备风油精；她说冷空气南下，谁也不准光着脖子出门。有一回，上海中心气象台的预报是多云转

阴，中午前后有雷阵雨。她却坚持报多云转晴，十二小时之内绝不会有雨，就是不让家里任何人带雨具上街。结果，上班的没有一个不淋得透湿。她本人最可怜，连淋带冻的，感冒发烧，躺了好几天。

她说得很有趣，他听得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把最后一点拘束也带走了。

两人走进上悬烛形大吊灯、下铺全羊毛新疆地毯的客厅。在楼梯拐角处，女孩子喊住了围着围兜、正托着茶盘往书房里送咖啡的李妈。

“李妈，接着，马上把这个书包补一下。”

“小姐，老爷来了客……”

小姐？老爷？盛励做梦也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竟还在使用这些专用名词。这些专用名词的意义他是通过小说《苦菜花》和《上海的早晨》、电影《红色娘子军》和《英雄虎胆》了解的。因此，他对自己的奇遇不安起来。

女孩子没有理会他的不安，尽管他的不安那么明显，她那么聪颖，不可能不感觉到；她依旧不容分辩地把书包塞到李妈的手里，同时把茶盘接过来。

“听着，半个小时之内不把书包补好，我可要发脾气了。”

说完，她就拉起盛励上楼，“走，我们走。”

李妈看见她把咖啡一起端走，急了，追着喊：“哎，小姐，你把茶盘留下，咖啡可是你爸爸要的！”

“你对他说，我的客人更重要。他真要，你给他再煮！”

李妈追也不是，不追也不是，又急又无奈，扶着楼梯扶

手直跺脚。趁这个当儿，女孩子早拉着盛励，嘻嘻哈哈地走进二楼的琴房里去了。

“怎么样，还可以吧？”女孩子径直走到那架座落在落地钢窗前的三角大钢琴前，打开琴盖，纤纤十指熟练而随便地弹了几音节的练习曲，随后转过身来，人靠在琴角上，不无夸耀地问盛励，“这个琴房兼画室，是照我的意思布置的。给提提，还有什么缺点？”

缺点？还能有什么缺点？！盛励从小爱画画，上小学后，好几次年级、校际绘画比赛都得了奖，大队辅导员就推荐他报考市少年宫美术小组。这下他画画的劲头更大了。可是，他家所占有的全部空间还不及这个琴房的一半，整个屋子只有一扇朝北的窗，哪儿有他画画必不可少的光线、哪儿又放得下他自制的简易画箱和画架啊？直到十二岁那年，他的一幅水彩风景写生先是被市少年儿童美展采用、后又制成豆腐干大小的锌版印上了《中国少年报》的第四版，父母亲才在一直器重孙子才能的祖父的再三督促下，用布幔隔给了他两平方米，这两平方米因为包括了那唯一的朝北的窗而显得加倍珍贵。他清楚地记得，正是在这个小小画室落成的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梦。在这个充满了怪异和兴奋的梦中，他觉得自己的画室在成倍地扩大，每一个角落都撒落着明亮的阳光。那阳光好象是从一扇紧挨一扇的窗户里射进来的，又好象不是。屋里并没有窗，只有他接连不断地画下的一个又一个火球也似燃烧的太阳……

可就是那个梦中的画室，都不能同眼前这个兼为琴房和画室的大房间比啊！这里高而宽敞，朝南的整堵墙就是用落地或半落地的钢窗所组成的，采光好得难以想象。最让盛励

暗暗称羡不已的是墙上挂着的一些名画。他知道这都是些复制品。但这些复制品本身已经精美得非同一般，十有八九出于大手笔。你看那幅《自由领导着人民》临摹得多好，德拉克罗瓦对于人物形象的严谨要求可以说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了。另一幅让·巴蒂斯特·格累兹的《破水罐》同样出色。盛励看到过这幅古典名作的好几种印刷品，不是画面太小，笔触无法鉴赏，就是色调不正，对比度都给破坏了。现在他是大饱眼福了，单单那一双处理得质感极其强烈的、紧抱着一簇鲜花的手就够他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细细地玩味大半天的。对了，还有柯拉姆斯克依的《无名女郎》和约翰·辛格·萨金特的《普莱费尔夫人伊迪丝》。这些作品同现代的某些同类题材的画一对比，古典与现代绘画技巧的差异立刻随处冒了出来；而这种因为实物比较而显现出来的差异，是少年宫美术小组的指导再空泛侈谈也无法让一个少年听明白的，即使这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少年。

盛励真想真诚地说几句赞叹的话，但一看到对方自得的神色，再联想到刚才李妈口口声声的“小姐”、“老爷”，已经到嘴边的话又硬生生地吞了下去。

“怎么啦？还在生我的气？”

“不。”

“那怎么不说话？”

“我还没有跟小姐说过话。”盛励把“小姐”两字咬得特别重，说得特别响。

“喔，是为了这个呀。”女孩子端起一杯咖啡，放进几块方糖，用一柄小银勺轻轻地搅拌了一阵，送到他手里，然后很郑重地说：“那我愿意告诉你，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